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略卷之十二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儆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鋐霜鳴父較

雜征篇下

歷代山澤之征

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

戈矛之所發也刀鍛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

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數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屍滿野此見戈之本也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輪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

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而掌其政令、川衡掌巡川澤

之禁令而平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其川奠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量度受之以供財用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役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

而頒之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價揭之掌其藏與出以待典功之時頒絲于外內上皆以物受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家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

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之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骨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禁令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魚人掌以時魚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鱻薧共王膳凡祭祀賓客

祀其其魚之鱻薧、凡漁者掌其政令、凡魚征入于王府、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籍事、大略山澤之利。先王以來未嘗禁民自取之也。是故古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洲山川澤藪之名皆職方氏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害有可與諸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辯其名而頒之。使致其珍異之貢而已。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所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護天子之守地也。必須以山澤之利者

將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先王以畿外山澤尚為之縱弛區畫而況畿內之山澤乎大抵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博也不公其財則是山海天地之藏而為一人之私有是與民爭利也不為之禁則是山澤國家之寶而聽百姓之自取是縱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爭山澤之利亦不縱民趨山澤之利是以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五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則是官不得私也至地官之屬則有山虞令萬民以時斬材澤虞頒其餘於萬民田獵者得以授

迹人之令○取金石玉錫者得以受卝人之圖○羽翮齒
角之物皆山澤之農所得取絺綌草貢之材皆山澤
之農所得爲○以至染草灰炭疏材互蜃之物皆山澤
之民所得有也○此之謂與民共財○既而太宰又以九
賦斂財賄而五日山澤之賦則是民不得擅也○至地
官之所屬○山虞則掌山林而爲守禁○林衡則掌巡林
麓之禁令○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澤虞則掌國澤而
爲厲禁○川衡則掌巡川澤之禁令○以至執犯禁者而
誅罰之○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爲厲禁而守之○卝人則

掌金石之地。爲厲禁而守之。齒角羽翮以當邦賦。則角人羽人歛之。絺紵草材以當邦賦。則掌葛歛之。以至掌炭掌染草掌茶掌蜃之屬。無不以時而徵其物也。此之謂禁民趨利。蓋古者鄉遂之民皆爲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爲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爲生。往往資山澤之利以爲業。利多而民必競。末重而民必輕。故先王旣許之以其財。而必禁之。使不至於趨利以逐末。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而無游民歟。

後春秋時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財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辯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

也公曰吾將畧地遂往陳魚而觀之隋伯稱疾不從

齊桓公問于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之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其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于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讎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

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于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權也衡也規也矩也準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

耳也色者所以守人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家之至機也謂之國機故當時鑄山煮海縮山澤之利而國富饒後至景公之時征斂煩重民多怨咨公嘗患痁不瘳梁丘據請誅祝固史嚚公問晏平仲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亂不違內寵之妾肆

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蓋三代之時服食器用下之貢獻有程上之用度有節未嘗多取于民後之言利者始以爲天下山海之藏上之人嘗取其利以富國而不可爲百姓豪强者所擅其說發于管仲而盛于桑弘羊孔僅之徒然不過曰鹽曰鐵則以其適于民用

也、至金爲天地之秘寶、而歷秦迄漢、獨未聞有征榷之事、漢法民私鑄鐵者、伏左趾、博育使郡國繙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偏于天下、獨不聞有犯金之禁、夫鐵至賤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果無資于金耶、卽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曾內氏、稱爲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彊之致富、亦不繇于金耶、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葢猶有古人不貴難得

之貨之遺意云晉南渡以迄梁陳大抵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于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宋孝武大明初楊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治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宜損益舊條更申恆制有司檢詔書占山護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尚書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過于嚴刻事既難遵

埋輿特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看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熂爈種養竹木雜果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常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占項畝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南齊王敬則爲會稽太守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

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艮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可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畋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唐凡金銀鐵錫之冶一百八十六陜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坑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

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俟我耶乃黜之紀麟德二年廢陝山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天寶五年李林甫爲相謂李適之日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貴主上未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適之自是失恩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時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

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二年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笞二十遞出本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罪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言利以自殖舉天下不七萬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十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千三萬二千斤宋興金銀銅鐵鉛錫

之貨凡諸金產金有五曰商饒歙撫州南安軍產銀有三監曰桂陽鳳州之開寶建州之龍焙又有五十一場三務產銅有三十五場一務產鐵有四監十二冶二十務二十五場產鉛有三十六場務產錫有九場產水銀有四場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抏敝每念兹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人之利自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内出銅州定州諸山出銀鑛請置官置掌其事上

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金銀銅鐵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下赦書輒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發冶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爲常而有司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繫焉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一斤鉛九萬八千

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一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餘既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古者總六十八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獨水銀無增損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今之論次諸冶以治平中所有云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帝命奬官吏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民饑詔弛金禁

聽民自取後歲豐然後復故八年知熈州王韶奏本路銀銅坑發詔令轉運市易司共計之以所入為熈河羅本七月詔近坑冶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錬人並相為保保内及于坑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坑冶國朝舊有之官置場監或及承買以分數中賣于官舊例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内帑崇寧以後廣搜利穴榷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治用常平息錢與利錢爲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也政和間

數罷數復然告發之處多壞民用承買者立額重或
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產鐵多
民資以為用而課息少請倣茶鹽法榷而鬻之于是
戶部言詳度官置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脉微
者令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與官毋得私相貿易
從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
州歲置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徐州利國萊
蕪二監歲課鐵少不能給請以鐵從官與爐計所獲
可多數倍詔從其請自是官榷其鐵且造器用以鬻

於民夫以天地之間顯畀坑冶而屬吏貪殘積成蠹獘諸處檢踏官吏大爲民殃有力之家悉務辭遜遂至坑源廢絕鑛條湮閉間有出備工本爲官開浚原佃之家方施工用財未享其利而譁徒之脅甚至黥配估籍冤無所訴此坑冶所以失陷也

國朝山澤之征

皇明國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若金有常例礬鐵水銀銅錫有常額至于銀鑛珠池間或差官督取隨即封閉馴至今日令更加罷　洪武七年命置鐵冶凡一十三所時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于此署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之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于

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近臣有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太祖曰銀場之獘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損于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二十年廣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可資　國用　上謂侍臣

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率受其害益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收取無已有司貪為己功而不肯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北海之藏以通寶路○太祖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莫甚焉昔唐太宗

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也汝之言果導人君
以善乎遂黜之　永樂十年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
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鄉産銅發民採煉可獲厚
利　成祖曰獻利圖倖者小人也　國家所重
在民不在利皆斥之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
出五色石可爲器用　上曰此倖覬小人不可聽數
年兵革災患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
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累民何用不許　仁宗登極學士楊士

竒聞折薪司賦棗于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餘萬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竒謂蹇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竒言　恩詔甫下兩日折薪司傳　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　上喜曰固知學士必有說即命減其半

仁宗嘗謂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彊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斂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踊數

十倍加有不肖官吏夤緣爲奸討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什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于出產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毒民者罪不宥初大內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汪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往來遣人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不吝况山澤所產哉仁宗以

京師人衆而芟薪嘗採于數百里外詔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人採勿禁　宣德元年錦衣衛力士獻言山西中條山產礬乞令有司採進　上曰礬何切于用使民耕則有粟充饑桑則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朕聞陝西去歲薄收軍民艱食而脩秦陵樂平二王府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皆用民力今東作之時何暇及此宜遣人馳驛　諭所司姑停止所遣人令還京

二年正月綿竹民奏世以採捕爲業歲辦鹿皮初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爲良田獸少捕之難得歲又逋多乞　賜寬恤　上諭吳中曰田野闢人民衆多此美事也雖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三年　上聞廣東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礦砂煑之可得白金鉛錫請官開冶　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開驗因謂尚書夏原吉曰朕料鉛砂之烹所得無幾若果有厚利置冶烹煉豈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

利無足怪朕已肯之不問其　令有司悉塡坑洞免
民逐末之弊四月戶部奏內府供用庫歲川香蠟銀
硃凡三萬餘斤當下郡縣支錢辦之　上曰所買太
多侈其會稽可省者省之其所買物支官錢近時爲
有司尅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毋蹈前弊福建尤
溪縣銀屏山自　永樂間縣民朱得立開採納銀
宣德間設官局後奉　詔罷局封坑而坑首額戶猶
照舊納銀布按二司以爲言　英宗曰生財有道
不在坑冶況厲民以爲益乎其卽罷之初　洪武間

福建各場歲課銀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七十餘兩　永樂間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　宣德間福建又增至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又增至九萬四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竭而民不堪矣　英宗初即位下詔封坑冶民大蘇息至是有盜礦脉相鬭殺者福建藩臣各言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事下二處三司議奏曰開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横加科歛人心擾動其患尤深

爲今之計莫若責官與守嚴禁加捕則盜息矣　朝廷是其言而刑科給事中陳傅復請中貴與言利之官相與附和乃　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歲課四萬一千七十餘兩蓋比　宣德時減半而比　洪武時已十倍矣至于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殆過公稅于是豪猾貪利互相殺奪遂使鄧茂七葉宗留之徒乘勢作亂至　正統十四年王師戡定民始安戢　成化十年時內費日侈帑金漸乏乃　命寶慶等府武陵等

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
開二十二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
傷于蛇虎死于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
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
應用從之　嘉靖中脩新禋祀彝造方丘朝夕壇大
禮須珍寶青黃玉屢行採取奉行者耗庫藏不貲至
萬曆二十五年二殿災大工並作經費浩煩　上用
指揮千百戶王允中鄭一麒等言分　遣內臣陳奉
等往湖廣浙江雲南山東等處開採礦銀屢　旨不

許擾民內臣不能遵守信任羣小抑勒酷詐而陳奉
尤甚至黎逮分巡僉事馮應京因激變地方殺傷多
命百姓譴譁甘心于奉奉避匿楚府得免又疑撫臣
支可大庇護焚燒都院公廨科道連章奏請未下尋
以湖口征稅太監李道奏始令撫按差官伴送陳奉
回京處分而以守備內官杜茂兼理礦稅時又有以
浙江土產回青獻者事下礦監劉忠委官搜索金華
之東陽紹興之新昌衢州之江山所至騷然時儒士
程守訓假開採之名所至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

言官交章論奏守訓反誣奏按臣云嗣　神宗廉知其奸漸就停寢

歷代茶榷

周官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葢未始取之以爲利如後世之不徵茶而稅其值也嗣是漢魏以來俱不入征自唐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拯之也穆宗即位兩鎭用兵

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珏上疏諫曰榷率起于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希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

代爲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群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

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摸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悰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宋于江陵淮南官爲場置吏以榷茶放鹽法具令民私蓄商販皆有禁而令以苛煩置榷茶務凡六官自爲場置吏總之曰山場十有三州軍采茶民皆隷焉曰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官爲市之先受錢而後入茶曰本錢又民歲輸茶折稅賦者曰折稅茶民有茶者售于官官給其日用日食茶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

三塲茶給茶券隨所射與之曰交引雍熈用兵令商入芻粟塞下酌地遠近爲之直給之交引以茶償端拱三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後虛估益高茶益賤入實錢金帛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急售錢得券則轉鬻之商若京師交引鋪茶商及交引鋪得收蓄貿易以射利券以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

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復趨邊以頓乏茶法日大壞三司使丁謂歎以爲邊糴纔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之豪商大賈也天聖初三司使李諮言淮南十三茶場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五萬五千爲實錢僅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入息僅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行帖射法以十三場本錢爲定中估使商與園戶自相交易而官收其息如舒州羅源場茶斤鬻錢

五十有六官不復給本但使商輸息錢三十有一而聽其所指地分得給券通行爲左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不盡官市之如舊其商人如芻粟塞下者度地里遠近卽實糧量增直給券徑至榷貨務立償以緡錢不給茶謂之見錢法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絕虛估之弊豪商大賈不能爲重輕而頗費頗省已論者言邊糴償見錢恐府藏不繼詔遣官行視諸等條新舊法歲入課上二府兩府大臣言計新法所省及增收歲爲錢六百五十萬異時

邊儲不給今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患推行新法功緒巳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動揺而論者不察助爲之說也詔有司榜諭論者猶不巳竟罷行久之官給本錢務直不平入中者寡公私兩失其利而通商之議起矣景祐中葉淸臣疏言山澤之產天所賚以惠民者也封閉買吏隨處立塲巳非天佑黎元之意旣奪其資又一切官爲之禁而黥流日報豈不過甚也哉卽令有厚利重資能佐國用聖仁隱恒猶將

矜赦況度支爲費甚大榷易所收甚溥而刻剝園戶以奉商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爲國者亦何利於此建國以來法用數改皆商吏恊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臣竊嘗校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秪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秪收稅錢利自數倍諸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

榷易之官不典犖運之勞不濫徙縣之辟臣竊意生
民之獘有時而窮而盛德之事俟聖不惑也議復郤
不用嘉祐中榷茶法益獘園戶困於征取陷罪戾破
産逃匿者歲有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
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收稅所在征筭
歸榷貨務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時富韓
並相下三司議行之弛舊禁通商歲收租錢三十三
萬八千有奇與諸路本錢悉儲以給邊于是天子下
詔言自茶禁行民被誅求之困官受濫惡之入私藏

盜販者繁而刑辟滋有是以百十年江湖幅員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甚悼之官遣使就問皆歡然願弛榷而歲以率輸官其著令弗復更然議者藉藉言往茶戶摘山者受錢于官今困于輸錢錢不時入則刑隨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經費日蹙爲不便搖奪之然更制簡易官坐收榷利而民便貿易以無抵于罔禁也可謂交利矣熈寧中制置條例司始經畫買茶于秦鳳熈河以博馬事有端而王部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馬中國所利也而虜所嗜唯茶今茶

乏無從上布是坐而失利詔趣水陸各運茶赴河西市馬而茶馬之令始于此巳即蜀諸州設官開場歲增茶課四十萬知彭州呂陶言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為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為私礬固當今川蜀民茶園本兩稅地地不殖五穀惟宜茶茶額稅視租賦與解鹽晉礬異而抑為禁地隨買隨賣取子錢十之三損治體大不便不報及李稷陸師閔相繼為提舉累增息至百萬侍御史劉摯言蜀產茶地不過數十州茶司盡榷而市之有茶一本而市額至數十

斤者又官所給錢名靡于牙儈名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或逃或死猶及隣伍欲代茶則有禁欲增置則加課故蜀人以謂非地產茶實產禍也顧選使者罷茶法以蘇疲民疏上不省後蔡京說天子為茶務榷茶大都如榷鹽法而加以苛峻歲以百萬輸京師似天子私奉掊息滋厚取民愈酷上戶各抑配以十數引引倍十數千民罷病極而國亡矣建炎初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財利當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而事治今所在茶

馬諸司宜並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參無掣肘窒礙之患因措陳茶馬五害其畧言黎州買馬歲額僅一千一百餘匹自置司榷茶增歲額四千匹護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傳馬價有定則今吏旁緣爲姦以空券給夷人不時歸茶怨恨必生邊患萌起爲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鹽運司凡五十二萬緡于常平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未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不已爲三害榷茶初豫俵茶戶本錢已乃收稅後于數外增

和買最後乃抑預俵錢充和買于是茶戶破產相繼而官買歲增不得不爲僞茶以相抵謾于是官茶日益濫惡而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入奉者十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關隴焚蕩而責之舊額加以茶官吏兵坐靡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罷榷茶買馬如故便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歸之運司減額以蘇茶戶輕價以惠茶商庶私販衰而盜賊從可弭也詔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于是開罷官買茶賣茶之法給

茶引聽茶商執引與茶戶相貿易場官獨發引秤茶封記驗放他一無所預而藉茶戶爲伍保定茶鋪姓名互覺發諸影帶若私販竊者凡茶勑春爲錢七十夏五十官勑稅二錢若二錢五分茶官以馬到京實數及格爲推賞馬道死若至京死者黜降有差比四年冬茶引收息凡百七十餘萬緡得國馬萬匹蜀用以饒

國朝茶榷

國朝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諸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于行茶所在懸示以肅禁每三歲遣官選調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于邊勞賞之歲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禁限諸私茶之禁甚具洪武中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實始製金牌信符杜姦僞而附馬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冐禁卯賜死不貸法嚴令行如此蓋虜人嗜乳酪膓

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滌蕩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團操爲武衞所謂以采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也況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于數萬師遠矣剏于時以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日易茶而日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國酬以茶斤不日市馬而日勞賞謂因其供貢賚予之中國之體統既尊外夷之威稜自振則又我 聖祖之睿謨英畧度越前代之萬萬也其天

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建寧所貢有採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則福建茶貢固甲于天下也每貢入必碾揉爲大小龍團進

高皇帝以勞民力也命罷造照著處獨採芽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已聞有司督徵嚴切復聽民自採進焉其通商之法商人詣在所買茶已具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照茶百斤其畸零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由帖由帖照六十斤量地定程以賣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以准鹽

法令以行　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名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催不繳爲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法批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杭州三府于產茶地分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爲欺于是用尚書王恕言聽商于產茶府州納課已即將姓名貫址貫引照茶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引由造册并收過紙鈔解部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所遇茶商經

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在所官司問理
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冊申合于上司繳部
而防私販之禁甚嚴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言本戶舊
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多死亡存者皆給役
于官欲培植無力積欠茶課至七千七百餘觔郡縣
責懲急乞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 上曰天產
茶為蜀民利不獨為公家奈何乎盡之既責納課復
加他役何也悉免之乃 命部諸物產虛耗課責宜
從寬 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 正統末停

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　成化中定差御史奉敕
蒞理　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始頌言　國初金牌
差發之爲功奏請復舊焉

古今治平略卷十二　終